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

朱然 蕭常 譙

吳載記第八

朱然

朱然字義封九真太守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養以爲子常與孫權同學書相親愛及權嗣事以爲餘姚長時年十九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督五縣權奇其能分丹陽爲臨川郡以爲太守會山賊大起討平之曹操寇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建安二十四年從攻關羽別與璋追斬關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呂蒙病革權謂誰可代卿者對曰朱然膽氣有餘可任蒙卒權假然節

鎮江陵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曹丕遣曹真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丕自至宛爲援連屯圍城權遣孫盛督萬人備洲上立圍塢爲然外援郃渡兵攻盛盛不能拒卽退卻郃據洲上圍守然中外斷絕權遣潘璋楊粲等解圍不克時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才五千人真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矢注如雨將士皆失色然方厲士卒伺隙攻破兩屯真等攻圍凡六月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穀且盡因與敵通謀爲內應事覺然戮泰以徇真等不能克乃徹攻遁去由是名振敵國改封當陽建興六年權自率眾攻石陽及還師潘璋斷後夜出亂行敵追擊璋不能禁然卽還拒敵使前船得引旣遠而後發拜車

騎將軍右護軍十一年權與漢尅期大舉討曹叡權自向
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左右督會吏士疾病引還權使
攻曹叡柵中敵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要險斷然後時
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集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
逆忠忠戰不利質等亦走復攻柵中敵將李興等聞然淡
入帥步騎六千斷其後然夜出逆戰軍以勝反先是歸義
馬茂懷姦覺誅權淡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
恩養臣今奉天威出征事若克捷欲以所獲耀遠近方舟
塞江足解上下之忿惟識臣先言責臣後效權抑其表不
出及羣臣入賀權出其表曰此家前有表孤以爲難必今
果如其言可謂先見之明卽拜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

滿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終日欽欽常若在戰場臨急
膽定雖時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前者咸行裝束就隊
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延熙十二年卒年六
十八子績字公緒以父任爲郎從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
累遷上大將軍都護督自巴丘上至西陵孫皓時拜左大
司馬初然爲治行喪竟請復本姓權不許至績時表還爲
施氏尋卒

朱桓

朱桓字休穆吳郡吳人權初除餘姚長時饑疫相承桓親
省醫藥督饘粥士民感之鳩集吳會二郡遺散得萬餘人
丹陽鄱陽山賊蠡起桓督諸將赴討應時平定遷裨將軍

封新城亭侯代周泰爲濡須督曹仁步騎數萬寇濡須仁
欲以兵襲洲上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赴羨溪旣發仁
進軍拒濡須七十里桓使追還羨溪兵未到而仁兵奄至
時所部兵在者才五千人諸將皆懼桓諭之曰凡兩軍相
對勝負在將不在眾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朱桓
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
又謂士眾勇怯齊等故爾今仁旣非知勇加以士卒甚怯
又人馬疲困跋涉千里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
背丘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
來尙不足憂況仁等耶因偃旗仆鼓外示虛弱以誘仁仁
果遣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

別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地也仁自將萬人畱橐
皋且爲泰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擊雕等身自拒泰
泰燒營遁遂梟雕生虜雙等送武昌臨陳及溺死者千餘
人權嘉其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周魴謫誘曹休休將
步騎十萬至皖城迎魴時陸遜爲元帥桓與全琮爲左右
督各督三萬人擊休休知見欺自恃眾盛僥倖一戰桓曰
休本以親戚見任非知勇名將今戰必敗敗必走當由夾
石挂車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則彼眾可盡而休
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
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雒此萬世一時不
可失也權先與陸遜議遜以爲不可故其策不用尋拜前

將軍曹叡廬江主簿呂習請兵迎己欲開門爲應桓與全琮迎之旣至事覺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許廣三十丈深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渡去桓自斷後時魏廬江太守李膺嚴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動是時全琮爲督權令偏將軍胡綜宣傳詔命參與軍事琮以軍出無獲議欲部分諸將有所掩襲桓素尙氣恥見部伍乃往見琮問行意感憤發怒琮欲自解因曰上自令胡綜爲督綜意以爲宜耳桓愈恚恨還乃使人呼綜欲殺之綜至有一人旁出語綜使還桓出不見綜知左右所爲斫殺之其佐軍進諫又殺之遂託狂疾詣建業治病權惜其才不問使子異攝領部曲令醫護視數月

復還屯權由自出祖送謂曰今寇虜尙存王途未一孤當與君共定天下欲令君督五萬人專當一面以圖進取想君疾未復發也桓曰天授聖姿常君臨四海猥委重任任臣以除姦逆臣疾當自愈桓性護前恥爲人下每臨敵節度不得如志輒嗔恚憤激然輕財重義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愛養吏士瞻護親族俸祿資產皆與共之及疾舉營憂戚年六十二延熙元年卒子異字季文以父任爲郎累遷鎮南將軍曹芳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敗延熙末假節爲大都督救壽春不克還爲孫琳所害

呂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避地壽春孫策見而異之遣迎
母於江都常從策跋涉不避危急策每與升堂飲于母前
從東渡到橫江當利破張英于糜下丹陽湖熟領湖熟相
遷都督時下邳陳瑀自號吳郡太守駐海西與強賊嚴白
虎相結策自將討虎別遣範與徐逸攻瑀于海西梟其大
將陳牧又從攻祖郎于陵陽太史慈于勇里七縣平定拜
征虜中郎將曹操至赤壁與周瑜等破之拜裨將軍昭烈
會孫權於京範密請畱之遷平南將軍屯柴桑權攻關羽
過範謂曰昔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
業權破羽還都武昌拜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
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曹休張遼臧霸等來寇範督徐

盛全琮孫韶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
南昌大風時遭船覆溺死者數千人軍還拜揚州牧州民
如陸遜全琮及貴公子皆敬禮焉其居處服飾于時靡奢
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而略其侈又有白範與賀齊服
用僭王者權曰昔管仲踰禮桓公優而容之無損於伯今
子衡公苗身無夷吾之失但其器械精好舟車嚴整耳此
適足作軍容何損于治哉初策使範典財計權時少年私
有所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權守陽羨長
有所私用策料覆功曹周谷輒爲傳著簿書使無譴問權
甚悅之及嗣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
用也建興二年遷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權還建業過其

墓呼曰子衡言及流涕祀以太牢時大會羣臣謂嚴峻曰
昔孤以魯子敬比鄧禹呂子衡方吳漢聞卿諸人未平此
論今定云何峻避席曰臣未解指趣謂肅範受饒褒歎過
實權曰昔鄧仲華初見光武光武時受更始使撫河北行
大司馬事耳未有帝王之志也禹勸之以復漢業是禹開
初議之端子敬英爽有殊略孤一見與語便及大事與禹
相若呂子衡忠亮篤直性雖喜奢然憂公爲先避袁術而
歸吾兄每憂兄事乞爲都督辦護嚴整加以恪勤與吳漢
何異故以二人方之指趣非私之也峻等乃服子據字世
議以父任爲郎累遷中郎將數破山賊又從潘濬討五溪
有功朱然攻樊據與異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關

右部督遷越騎校尉俄拜盪魏將軍權寢疾以爲太子右部督孫亮立拜右將軍東興之役赴討有功明年孫峻害諸葛恪遷據驃騎將軍帥師攻曹髦未及淮聞峻死以從弟緄代據大怒引軍還欲廢緄緄聞之使其黨逆于江都左右勸據降魏曰恥爲魏臣遂自殺

賀齊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本姓慶氏避安帝父諱改焉少爲郡吏守鄒長縣吏斯從輕俠爲姦齊欲治之主簿諫曰從縣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矣齊聞大怒立斬之從族黨遂相糾合眾千餘人攻縣齊率吏民開城門突擊大破之威震山越轉守太末長孫策臨郡察齊孝廉

領南部都尉破降候官賊張雅詹强等累遷威武中郎將
討丹陽黠歙而歙賊帥金奇萬戶屯安勤毛甘萬戶屯烏
聊山黠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戶屯林厯山山四面壁立高
數十丈徑路險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攻將吏患
之齊身視形便陰募輕捷士作鐵戈密于賊所不備處以
戈拓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
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
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軍
因得上大破僕等餘皆降散凡斬首七千復表分歙爲新
定黎陽休陽黠歙凡六縣立新都郡以齊爲太守立府于
始新加偏將軍初齊討諸賊賊中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

刀劍不得拔矢皆還向戰輒不利齊曰吾開金有刃者可
禁蟲有毒者可禁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雖禁
必不能禁無刃之物乃多作勁木白楮選精卒五千人爲
先登賊恃其禁不加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楮擊之禁者果
不能施行擊殺數萬計十六年郎稚合眾數千人起餘杭
齊復破平表分餘杭爲臨水縣被命詣所在及還權出祖
道賜輶車駿馬豫章彭材等眾萬餘人爲亂齊誅其首惡
餘皆降服揀勁勇爲兵次爲縣戶遷奮武將軍從攻合肥
時城中出戰徐盛被創失矛齊引兵奮擊得盛所失會張
遼掩襲津北齊兵已渡卽還迎權權旣至大船遂宴諸將
齊離席流涕曰至尊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至禍敗願以此

爲終身之戒權起拭其涕曰謹以刻心非但書紳而已鄱陽賊尤突受曹操印綬化民爲盜陵陽始安涇縣皆應之齊與陸遜討擊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三縣皆降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章武二年曹休爲寇齊以道遠後至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幾半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依以爲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弓矢皆取上材蒙衝鬪艦之屬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遁去遷後將軍初晉宗爲戲日將以眾叛附曹丕丕以爲斬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恥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糜芳鮮于丹等襲

蘄春遂生虜宗後四年卒子達達弟景皆有令名景子邵
字興伯孫休時爲吳郡太守皓立召爲左典軍遷中書令
領太子太傅皓凶暴驕矜政事日弛邵上疏言甚剴切皓
淡恨之邵奉公守正近倖所憚乃其譖邵與樓元謗毀國
事俱被責詰元徙南荒邵原復職尋亦被誅有子循

贊曰曹操以荀彧比張良而孫權亦以魯肅方鄧禹呂範
方吳漢是欲以高光自處多見其不知量也諸葛亮王佐
之才昭烈尊之如父師而未常擬之古人蓋帝王之于其
臣自有契豈待言而後見哉

續後漢書卷第三十